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おかしな二人組 奇怪的二人配 (上)

被偷换的孩子

[日本] 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おかしな二人組
奇怪的二人配 (上)
被偷换的孩子

[日本] 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凤凰文库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怪的二人配:被偷换的孩子 愁容童子 别了,我的书!/(日)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0

(凤凰文库·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

ISBN 978-7-5447-0536-3

I. 奇… II. ①大… ②许…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4308号

CHANGELING/UREI-GAO NO DO JI/SAYOUNARA, WATASHI NO HON YO!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2000/2002/2005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7-266 号

书 名 奇怪的二人配

著 者 [日本]大江健三郎

译 者 许金龙

责任编辑 叶宗敏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29.375

字 数 714千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536-3

定 价 85.00元(共三册)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特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2006 年岁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先生为他的朋友和读者准备了一份礼物，那是一个装帧精美的黑色纸匣，外面醒目地写着“おかしな二人組”（中译为《奇怪的二人配》），内里装有此前陆续出版的《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别了，我的书！》。大江先生在内附的致辞中表示：“从我开始写作小说以来，截至明年春天，就满五十年了……近二十年来，我有意识地将‘奇怪的二人配’作为小说的主题，作为写作手法的单位，现在，还作为这三部曲的总题名。”

其实，如果从 1956 年陆续发表的短篇小说《火山》和《黑色卡车》算起的话，截至 2006 年便已达五十年。估计作者是从 1957 年春天发表的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芥川奖候选作品）算至 2007 年春天，从而得出这五十年的答案。至于作品中的二人组合，从 1958 年相继发表的短篇小说《饲育》（芥川奖获奖作品）和长篇小说《教养院少年》中就已经以“我”和“弟弟”的形式出现，并不断出现在其后的《万延元年的 Football》等诸多作品里。

《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均以曾获国际大奖的老作家长江古义人

与不同人物进行组合。在第一部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里,加注在原著封面题名旁的片假名表明,这个书名缘自英语单词 *changeling*,这是在欧洲各国,尤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说的是每当美丽的婴儿出生后,侏儒小鬼戈布林常常会用自己丑陋的孩子偷偷换走那美丽的婴儿。这个被留下来的丑孩子,便是 *changeling* 了。显然,在《被偷换的孩子》这个文本里,老作家长江古义人的组合对象、著名电影导演墙吾良就是这样一个被形形色色的戈布林偷换走了的孩子。为了找回纯真、俊美、善良且多才多艺的吾良,古义人的妻子(也是吾良的妹妹)千櫻与酷似少年时代吾良的德国学生浦岛小姐合作,准备由已经怀孕的后者“为死去的孩子再生一个孩子。把死去的孩子所见所闻,所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他听……”在作品的结尾处,作者之所以借千櫻之口说出:“决不让浦岛小姐的婴儿被千变万化的戈布林们偷走”、“忘却死去的人吧,连同活着的人也一起忘却!只将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是因为在当下,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戈布林盗走了纯真、美丽和质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异化甚或污染,作者企望“尚未出生的孩子”为这个世界带来原本就应有的纯真、美丽和质朴,并且发誓“决不让浦岛小姐的婴儿被千变万化的戈布林们偷走”。

三部曲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愁容童子》题名所示的“愁容”,喻示古义人在故乡“重新解读”《堂·吉诃德》,却如堂·吉诃德一般为世间种种不平之事而愤懑忧虑;“童子”则是活跃在作者故乡传说(也不时出现在作者此前诸多作品)中的、“可以自由往来于时间和空间”的龟井铭助,一个每每转世投生后出现在暴动的山民和矿工等处于弱势的劳苦大众身边出谋划策的传奇少年。

这部小说始自妻子前往柏林照料已经产下婴儿的浦岛小姐期间,古义人遵循母亲遗训携长子阿亮回到家乡的十铺席新居。与他们一

同在这里小住的，还有一位打算“围绕形成古义人小说背景的环境而撰写博士论文”的美国女性罗兹。在古义人携带自己的组合对象罗兹以及长子阿亮回到故乡，打算“希望具有方向性地探究步入老境后的人们所面临的生与死的问题”，并重新审视在故乡广为流传却少有官方记载的“童子”故事期间，却遭受到来自各方面——僵而不死的国家主义团体、神社所象征的根深蒂固的保守势力、甚嚣尘上的财阀、与古义人同时代的转向知识人、象征强势文化和话语暴力的当地媒体等——的敌意。但文本内的古义人一如那位愁容骑士般不知妥协也不愿妥协，因而也就只能照例接二连三地受到肉体和精神上不同程度的伤害，最终在深度昏迷的病床上，借用日本著名作家中野重治的话语为这个如此伤害了他的世界进行祈祷——“曾彼此杀戮的人们，相互被杀的人们，宽恕吧！必须准备随时互相厮杀的幸存者们，宽恕吧！……曲子的这般静谧，似乎是因为人们曾流淌了那么多的鲜血，才从这血泊之中生发而成的吧。不会再度发生这一切吧……与所有国家和民族概无关联，它不容任何分说，却又极为怜爱地……”

当然，作者也清楚地知道，对记忆中的神话或传说进行叙述或重述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在当下这个“人心在晦暗中徘徊”的“黑暗时代”。于是，早已成为少数派的民主主义作者开始考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选择——必要时去往彼界，化为诸多童子中的一人，在无际的时间和空间里努力复原被强势者或官方所改写、遮蔽甚或抹杀了的弱势者历史，以此与强势者所书写的不真实历史相抗衡。实际上，文本中的主人公长江古义人在弥留状态中正一步步地挨近那个世界。

这种毫不妥协的战斗性不仅反映在《愁容童子》等文本中那位堂·吉诃德一般的老知识分子身上，同样也反映在文本外的作家身上（当然，这同样是一对组合）。在这部小说问世的翌年，时年 69 岁的大江先生偕同加藤周一、井上厦等各界著名人士组成九条会，强烈反对

日本保守势力试图篡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反对日本复活国家主义。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次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来自森林中的这位愁容童子并不孤独，还有八位比他还要年长的童子或骑士陪同他一同义无返顾地发起了冲击。就在这九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发出呐喊后，“教授九条会”、“科学家九条会”、“女性九条会”和“宗教者九条会”等声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日本各地出现，相继发出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呐喊。这种呐喊又与作者在“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中为人类和平以及和解所作的祈祷重合起来，组成了一部雄壮的交响曲，在这个被强势者利用媒体优势把持着话语权的世界回响。

《别了，我的书！》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在该书日文版原著封面红色腰带上，意味深长地用醒目白色大字为我们表明主旨：“始于绝望的希望！”这句话立刻就让我们联想到了鲁迅在八十多年前写下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表述。小说的故事始自在《愁容童子》中因参加模拟示威游行而身负重伤的长江古义人在医院里逐渐恢复并邂逅儿时伙伴椿繁。出院后，这位曾获某国际文学大奖的老作家来到避暑胜地北轻井泽的别墅休养，与在建筑界颇有名气的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建筑系教授椿繁比邻而居。而古义人的组合对象椿繁则“和同志们一起回到了日本，想要进行决定胜负的最后一搏。这最后一搏才是最大的目的”，并决定“把小说家老人作为闯入未来的编年史作者……也就是说，是作为书记员而录用的”，这是为了“大决战假如获得成功，全世界的读者很快就会通过阅读了解到发生在这个大都市的事件的完整形象……”在向古义人阐释“大决战”构想时，椿繁认为，“咱的构想是更为本源性的东西。当然，9·11 恐怖事件与今后将要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不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事件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始阶段……咱认为会……各自独立，连续性地、每隔上一段时间便会发生。那一个个孤立的恐怖事件的意义会显得暧昧不清，然而

作为整体，却会指出方向性。也就是指出历史！”

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引述了早期作品中的一段话，叙述了原本想要杀狗却反被狗咬伤的打工学生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这部早期作品，就是在法国作家皮埃尔·加斯卡尔的《野兽们》影响下，发表于1957年的《奇妙的工作》。这两部作品中都曾出现一种牧羊犬，不同的是，前者的牧羊犬在森林训练营中接受军犬训练，而后来者的牧羊犬则被关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中待杀。据东京大学学者小森阳一教授考据，这种牧羊犬原本具有狼的血统，经过人类千百年的驯养，终于成为人类的朋友。小森教授在解读这两部作品时指出，人类驯养这种牧羊犬长达千百年间积累起来的文明，却被人类自身在将其改变为攻击人类的军犬的几个月内就给背弃了！作者在时隔近五十年后的当下重新提及这部作品，使得我们的思路不得不沿着小森教授的这个解读略微延伸开去——在以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宪法的引领下，日本原本作为放弃战争的和平国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近年来一些右翼政客和保守势力却不断掀起一股股浊浪，接连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制定煽动国粹思潮的国旗国歌法、最终将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为再度复活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铺平道路……这些逆举，难道不是在背弃来之不易的和平吗？！不是在背弃人类自身的文明吗？！毋庸置疑，作者在《别了，我的书！》结尾处对《奇妙的工作》的引用，无疑是在绝望之中发出的严厉警告——人们啊，不要因为你们的恶行而毁灭人类的文明！

许金龙，于东京都白金台寓所

目 录

序 章	田龟 ^① 的规则	1
第一章	百日Quarantine (一)	31
第二章	“人啊,这种易于损坏的东西”	56
第三章	暴力威胁和痛风	84
第四章	百日Quarantine (二)	111
第五章	甲鱼的尝试	133
第六章	窥视者	159
终 章	莫里斯·森达克的绘本	196

① 体长约六公分的半翅目水生昆虫,栖息于水田、沼泽,以鱼、蛙、昆虫为食。

序章 田龟的规则

1

在书库里的行军床上，古义人正倾听着耳机中传出的声音。

“……就是这么回事，咱要动身前往彼界了。”话音刚落，便传来“咚——”的巨大声响，然后便是一阵死寂，“但是，咱并不是要切断与你的通讯联系，”吾良接着说，“就特地备下了这台田龟装置的。不过，就你那边的时间而言，现在已经很晚了。休息吧！”

在这不得要领的状态中，古义人感到一股悲哀的痛楚，仿佛从耳朵直至眼底都被撕裂一般的痛楚。他在这种状态中沉浸了一会儿，随后将田龟放回书架，便想要设法入睡。也是因为服用下去的感冒药的药效，他终于小睡了一会儿，却又觉察到身边的动静而睁开眼睛，只见妻子正站在书库斜顶天花板的日光灯下，头部泛着淡淡的光晕。

“吾良自杀了，本来打算不叫醒你就出门的，可又不能让会蜂拥而至的媒体电话惊吓到阿亮……”千樞说起了古义人从十七岁时就与之交往的朋友、也是她本人的哥哥所发生的事。

古义人期盼脑袋侧旁的田龟会像收到信号的手机那样叮铃、叮铃地

响起来。

“……他们要梅子去确认遗体，我也一起去一趟，然后就回来。”千樫用压抑着悲痛的声音继续说道。

“我陪你去吧，等你和吾良家人会合后，我就独自回来守着电话。”古义人觉得自己的某处也好像麻痹了似的回应着，“总不至于现在就开始有电话打进来吧。”

千樫默然伫立在日光灯下，注视着古义人起身下床，拿起放在椅子上的贴身内衣、针织衫、灯芯绒外裤——此时正是隆冬时节——并慢吞吞地一一穿上。当古义人从头上套好毛衣，嘴里说了声“那么”，同时将手臂向田龟伸去时，千樫用决然的语调说道：“带这个去干什么？这不是用来听吾良送来的那些磁带的录音机吗？如果放在平日里，你不是会生气地说‘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到底想要干什么’吗？”

2

即便年逾五十五了，古义人仍然坚持游泳。在前往泳池的电车上，他经常意识到只有自己在听那种老式的盒式录音机。偶然也会发现个别中年男子一面听录音机一面蠕动着口唇，可见是在听着英语会话磁带。不久前，车厢里还满是听音乐的年轻人，可现在他们却都在对着手机说话，或盯着手机显示屏，用纤细的手指不停地操作。就连此前从头戴式耳机中发出的吱吱杂音，现在都让古义人心生怀念。然而，现在他却将“随身听”问世前的盒式录音机悄悄塞到装着泳具的背包里，在花白的脑袋上套了一副耳机。对于本人的这副模样，古义人只能感叹自己是落后于时代的、孤独的老一代人了。

这台样式老旧的盒式录音机，是吾良还在当电影演员那会儿，为电器厂家出演商业广告后从赞助商那里得到的。录音机的机体呈司空见惯的长方形，平庸的设计也是毫不起眼，耳机的形状倒像是孩童时代的古义人

在山谷间的河流里捕捉到的田龟。“往头上一套呀，好像把当年毫无用处的田龟紧紧贴在了头的两侧。”古义人如此诉说着自己的感想。

然而，吾良却是不为所动：

“那只能说明你是一个没本事抓到鳗鱼以及香鱼的笨孩子。”吾良接着说，“这是一份来得太迟的礼物，就把它送给那个可怜的孩子吧。不妨将其称为田龟，以宽慰少年时代的你自己。”

不过，倘若只将此物作为礼品赠送给老友兼妹婿古义人，吾良似乎也觉得有些欠妥。于是，吾良发挥其生活风格之一的、也曾为他制作电影带来助益的那种收集小物件的才能，加送了一只颇吸引人的硬质铝合金小提箱，箱内装有五十盘录音磁带。古义人在吾良的电影试映现场接过小提箱，在回家的电车里，他把那盘在白色签纸上仅用截子加盖了编号的磁带放入田龟——实际上他已经在此称呼那台录音机了——里。正在那些供插入的孔眼间寻找耳机插孔时，不知是手指无意中触碰了开关，还是这机器本身就是一放入磁带便自动播放的结构，扬声器中随即传出了女人粗野的喊叫：“哎呀！哎呀！子宫被捅穿了！快到了！哎呀！到高潮了！”女人的大呼小叫让车厢里挤得满满登登的乘客惊讶莫名。这五十盘窃听磁带，像是摄制组工作人员兜售给吾良，而吾良则苦于难以处理才送给古义人的。

古义人对此类东西从不感兴趣，唯独这次却在长达百来日期间热衷于那台田龟。当古义人此前不时陷入难以应付的忧郁状态时，吾良从千樞那里听说了他的困境，便提出倘若是这种事的话，不妨以与其成因相应的低俗的“人味儿”进行对抗。接着，便在赠送田龟时，附带了那些确实充分表现出“人味儿”的磁带。这是古义人后来从千樞那里听说的，尽管千樞本人一直不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磁带……

古义人的忧郁状态，肇始于某大报一位名牌记者持续十多年的人身攻击，当然，是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在读书和写作期间倒是没有任何症状，只是当深夜醒来或因事外出行走在街道上时，确实富有才能的记者那

独特的辱骂文体便会浮现在脑际。就连细微小事都会缜密考虑的那位大牌记者，把非常肮脏且涂改过的新闻稿纸以及用传真机发来的校样裁剪成小纸片，然后在其背面写上“问候”，随附于自己的著作或发表在杂志上的报道文章一同寄来。“当你无意中眼看就要想起那些只言片语时，无论在床上也好街头也罢，你不妨听听‘人味儿’所表现出来的、用以进行抗衡的那种本能的声音，你的情绪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排遣。”吾良对古义人也曾这样说过。

在那之后又过去了十五年，一天，古义人为前往国外旅行而寻找需要携带的资料时，无意间发现了小提箱，这只小提箱与刚才说到的那位记者的诸多著作以及剪裁下的纸片一起放在书库的角落里。倘若自己搭乘的飞机失事，千樫在整理书库时想要检查这录音带的话可如何是好？于是，古义人决定把这些录音带作为分类垃圾进行处理，还问了一下千樫，吾良现在是否还喜欢那只硬质铝合金小提箱。

这容器便重又回到了吾良那边，然而过了两三年之后，在古义人旅居波士顿期间，装有大约三十盘录音带的同一个容器却又被寄送到古义人身边。吾良表示，今后只要录好带子就会寄过来，要再度装满那只能装五十盘录音带的小提箱。对于还表示“并不是急于要听的内容”的吾良，仍然不知内情的千樫说：“他也快到易于患上初老期忧郁症的年龄了，到时候劝他本人也听一听。”

然而，古义人却出于某种预感，随即从中取出一盘听了起来。一如古义人所料，从耳机里传出的是吾良本人的声音，他像是想要讲述自少年时代在四国的松山——吾良将其发音为松三^①——与古义人结交为朋友以来的往事，当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讲述。听他讲话的口吻，与其说是自言自语，毋宁说是以古义人为对象在电话里长谈。由于这个缘

^① 松山的日语发音应为 matsuyama，吾良由外地转学至此，因而在松山这一单词的发音上似是而非，发成 mattyama。在本文的翻译中，相应试译为松三。

故，此后在书库的行军床上入睡之前，古义人便会头戴耳机躺下身子听那些录音带，头脑里随之浮想联翩。

新的录音带果然隔上一段时间便会送到，在这期间，古义人开始形成一个习惯——重放吾良所讲述的内容，如同与其对话一般在某个段落处摁下暂停键，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这情形很快就成了一种例行程序，开始用田龟取代电话的功能，便是古义人最近的状态了。

得知吾良从大楼的楼顶上跳楼而亡的那个夜晚，古义人也是在床上听着快递公司新送来的录音带。在预计到的吾良连续讲述的空档处，古义人不时插入自己的话，与其说这些话是感想，毋宁说是自然而然的应答。对于这个夜晚，古义人记得尤为清晰的，是自己当时曾冒出一个念头，想要弄一台能把自己所说的话也录下来的盒式录音机，以便其后将吾良与自己的对话编辑为第三份录音带。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经过一段沉默之后，吾良用与此前的说话口吻迥异、受了酒精类饮料影响的声音说道：

“……就是这么回事，咱要动身前往彼界了。”

紧接着就传来一声巨响，事后细想起来，倘若沉重的肉体从高处坠落下来，猛然撞击在柏油路面上，大概就是那种声响吧，这也符合因在自己作品里经常使用特技镜头以及合成录音而谙熟此技的吾良的风格。这时，吾良的声音再次传来：

“……但是，咱并不是要切断与你的通讯联系，就特地备下了这台田龟装置的。不过，就你那边的时间而言，现在已经很晚了。休息吧！”

古义人经常在想，唯有播放出来的那段告知将要诀别辞世的诀别，是吾良事先录了音的最后遗言，而“咚——”的那声响动以及后来那段不带醉意的话语，该不是去了彼界的吾良将田龟当做手机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吧。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只要持续不断地反复听下去，借助这同一台田龟装置，能否听到吾良从彼界传来的声音呢？于是，古义人此后每天晚间都以田龟为对象度过入睡前的那段时间，唯有最后送来的那盘录音带，甚至

不曾倒带便被放置在了小提箱里。

3

为了从警察那里领回遗体，古义人与千樺去了汤河原，却没能看到吾良死后的容颜。

举行非公开的小规模守灵式之后，梅子想要通宵观看吾良的电影录像，古义人便对正做着放映准备的梅子表示自己要回东京去，因为家里只有阿亮一人。而千樺，则参加翌日早晨的火葬仪式。

“与在警察局看到时不一样，现在吾良又回复到原有的英俊容貌了。你祭拜一下就回去吧。”梅子望着灵柩说道。

听了梅子这番话语，千樺对古义人用平和却是果断地语调应道：

“还是不看为好吧。”

千樺以自信以及坦诚者那种充满悲哀的直率迎着梅子疑惑不解的眼神。于是，理解了的梅子起身走向停放灵柩的房间。

从千樺回望梅子的神情中，古义人觉察到了针对于他的距离感。这距离感是赤裸裸的，不容任何缠绕着人际关系的缓冲性事物介入其中。“那是事实，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千樺仿佛也是对陷入深深悲痛之中的自己说道。

梅子怀着爱情凝视因受伤而变了形的吾良，这情有可原，目睹死者的脸型逐渐恢复为本来面貌，这也无可厚非。作为妹妹的自己，也是同样如此。然而，古义人却未必能够忍受得了这一切吧。

尽管身上存在着被千樺所洞察到的柔弱，可是一听到梅子的招呼，古义人便随即起身。他孤寂地在想着永远也长不大的自己那些事儿。不过，他还觉察到了另一个潜在意识——咱那是想确认一下，在经历了如此撞击之后，吾良对着田龟说话时遗留在从面颊到耳朵上的痕迹是否还在……